

闪亮的日子

燕平

在全美华人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办的抗震救灾“希望之光”晚会及第四届“心手相连”新春慈善晚会上，我有幸担当了晚会的主持，它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认识了这个慈善组织。

我常被晚会中海外华人那团结、自信、守望相助的爱心奉献精神及凝聚力所折服；心仍牵挂着 5.12 大地震中那些坚强、勇敢孩子们；为依然坚守在抗震救灾前线及援助他们的后方志愿者们深深感动着。今天我们纪念 5.12 两周年，是因为我们不能也不想忘却。我们不忘却，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需要纪念。两年的时间一路走来，志愿者和慈善机构不断地为我们民族记忆之库增添了珍贵的宝藏。

在灾难发生的时候，最让我们撕心裂肺的是孩子；在灾难发生后，最让我们揪心的同样是孩子。为驱散地震中那些失去父母孩子们心灵上的阴影，无数人充当起了父亲、母亲、老师、朋友的角色，张开双臂拥抱着他们，让他们感受着家的温暖，感受着无疆的大爱。

康洁----震中映秀镇中心小学 12 岁女孩。地震发生时，教学楼瞬间轰然倒塌，她带领 10 名同学从倒塌后的教学楼四楼果断跳下，连同她在内 10 名同学安然无恙。之后她又冲回废墟，救援被埋的老师，左脚受重伤。但更让她心灵受重创的是亲爱的父亲被永远地埋在了废墟下。

手系着红色丝带的康洁被直接送到了成都人民医院，成功地完成了左脚的手术治疗。其后，她又被转送到广州儿童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。在广州，她没想到会得到社会上这么大的关注。她的事迹通过全国媒体的大力宣传，被更多的人知晓。她的镇定和勇气感动了全国。网民们称她为“小英雄”、“小飞侠”，并被共青团中央授予“抗震救灾优秀少年”称号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当她一醒来，就会有人来探望，就会有人送来东西。媒体的过度关注与采访，让康洁已经有些麻木。对一些有关地震的问题，她面无表情地像背书一样去重复，去回答。当闪光灯一亮，她却会条件反射地拉起被单遮住脸。康洁会唱歌，唱得很好听。在一次赈灾大会上，坐在轮椅上的她被推上了舞台，主办

方要求她为大家唱一支歌。小女孩那里唱得出来？在一阵冷场之后，她竟然当着几千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喊着：“我不想唱……我想爸爸！”。

康洁出名了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生，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这是幸还是不幸呢？康洁和母亲都无法预测她人生的下一个章节是什么。这时，几对来自 ACCEF 的志愿者家庭出现在她们母女面前。为了让康洁尽快复学，他们有的负责为她联系广州的著名学校，免费让康洁入读到高中毕业；有的则把康洁安顿到广州的家里，负责她的日常生活。

在来广州的十多天里，康洁很开心。学校和家都安顿好了，但却不能过正常的学习生活。全国各类媒体的约访，铺天盖地地向她扑来；各种不同机构的公开活动，争着邀请她出席；康洁的母亲连手机都不敢开，因为接到的全是这样的信息和电话……鲜花、荣誉、耀眼的光环，一个还不到 12 岁的孩子，怎么承受得了呢？人生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无需努力、不必争取？小康洁有些飘飘然了。志愿者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这时心里不平静了。他开始意识到，当初始于灵光乍现的爱心举动，将意味着一生的责任。呵护孩子的成长，不仅是要给予必要的物质条件，更重要的是要教她如何做人。这才是对孩子最恰当的关怀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志愿者夫妇与留在重建家乡的康洁母亲多次沟通，并征得她的同意，与康洁深入浅出的对话，明白地告诉她，你不是英雄，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人的本能举动。媒体可以接你到北京，让你的名字在一夜之间传遍千家万户，是对你勇敢无畏表现的肯定；是学校老师、父母的长期教导，才使你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。但一切已成为过去，生活仍得继续。这些话语，传递出的是全新的理念，让康洁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；懂得了任何平凡的生命，都会有闪亮的日子。她婉拒了很多活动，在参加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组织他们到日本访问时，她的功课一直没有拉下。她与志愿者夫妇的感情更深了，从此亲切地称他们为“干爹、干妈”。

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欣喜地看到，与许多灾区儿童一样，灾难和关怀让年幼的康洁学会了坚强，更懂得了感恩。她说：别人给的总是别人给的，自己努力得到的才是长久的。现在要努力学

习，长大了要重回四川，回报每一位关心、爱护过我的人。在刚刚结束的期中考试，康洁的总成绩位于全年级之首；并成为学生会副主席，热心地投入社会工作；最近一段，她天天都在关心玉树的地震灾情，象当年别人关注她那样。

写到这里，让我想起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散文《桃花心木》中种树人说：“种树不是种菜或种稻子，种树是百年的基业，不像青菜几个星期就可以收成。所以，树木自己要学会在土里找水源。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，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，它几天下一次？上午或下午？一次下多少？如果无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长，树苗自然就枯萎了。但是，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、拼命扎根，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问题了。”

是的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育人和种树道理是一样的。人生本来就是偶然的，不确定的。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生活遭遇，父母也不可能。哪怕为人父母职位再高，能力再强。我们养育培养孩子的最终目的，不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在任何社会环境下和生活际遇中经受得起考验，独立自主，学会生存和发展的本领，幸福快乐地生活吗？

这一刻，我豁然明白了，在汶川灾后重建家园的这些平凡日子里，林清玄笔下那个“桃花心木”的种树人不就生活在我身边么！他们用闪亮的心，无疆的爱撑起孩子们的心灵家园。